

宏大的英雄叙事与细节的生活趣味之间迷人的张力，让人沉浸于金庸的武侠世界。来看全世界读者对金庸小说英译本的认可——

《射雕英雄传》何以能和《魔戒》殊途同归

李汇川

随着英译版《射雕英雄传》在海外陆续上市，成为现象级的畅销书，西方评论界将金庸小说比作“东方版《魔戒》”，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共见。武侠小说与西方奇幻之间，确有一些共通的特性，这些共性来自英雄史诗母题——英雄人物历经磨难，战胜强敌，最终达成壮举与伟绩。

金庸的武侠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英文版在英国上市后，引发了不小的轰动，成了现象级的畅销书。继英国之后，英译本的金庸作品很快也要在美国书店上架了。西方读者们带着好奇心翻开书页体验奇异精彩的武侠世界，而早已熟知金庸和《射雕英雄传》的中国读者们，同样带着好奇心，期待着外国读者的感想与评价。

在金庸的创作功力与郝玉清的翻译技巧共同影响下，《射雕英雄传》收获盛赞，好评如潮。有的读者被故事情节所吸引，有的则关注主要人物的命运，更多人醉心于武功与打斗描写。最有趣的一位读者评论道：“书中对食物的描写令我垂涎欲滴。”

这让我想到，1890年清朝外交官陈季同为了向法国人介绍中国，以法文写作出版的小说《黄衫客传奇》里，也曾不惜笔墨地详细描述中式菜肴，甚至在提到“醋拌笋尖”时，特意加注“以滚水清掉过”。不知百余年前，这本小说在同样以美食文化闻名的法国，可曾引得读者垂涎欲滴？

武侠小说中写到食物的本就不少。在古龙的《流星蝴蝶剑》中，律香川用来招待孟星魂的蛋炒饭，令人印象深刻。金庸写食材菜品，更是极尽想象。《射雕英雄传》里，有出自黄蓉妙手的两道名菜：“好逑汤”和“玉笛谁家听落梅”。

“好逑汤”的关键，在于将樱桃去核之后，嵌入斑鸠肉，玉笛谁家听落梅要把五种不同的肉两两组合，搭配烹烧，创造出“合五五梅花之数”的25般口味。严家炎在《金庸小说论稿》中提到这两道菜，感叹“真让人读着都要流口水”。金庸煞费苦心写这两道佳肴，不仅仅是为了提升小说的趣味，它们参与到了关键的情节中——在品尝了这一菜一汤之后，“北丐”洪七公决定将“降龙十八掌”传授给郭靖，而郭靖在后来的情节中，倚仗这套武功屡战强敌，在几处难关化险为夷。严家炎先生如此说：“这件事关系到郭靖一生的幸福，也关系到全书故事的发展。”

当我们提到金庸的武侠小说时，往往先想到的是复杂凶险的武林江湖，以及冲荡其间的快意恩仇。而金庸写黄蓉的精湛厨艺，写杨过或韦小宝爱着法地与人斗嘴，甚至写张无忌与赵敏的私密情话，这些充满日常生活气息的段落，在各部小说中俯仰皆拾，不胜枚举。更为难得的是闲笔不闲，或树立人物，或推动情节，皆非一时之兴味，而是构思精巧的匠心之笔。在宏大的英雄叙事与细节的生活趣味之间，似乎产生了某种微妙的疏离感，而这疏离感带来的张力，成为构建这个令人沉浸的金庸武侠世界的重要因素。

说到“武侠世界”一词，不得不提，在英文版《射雕英雄传》出版后，有评论称郭靖有潜质成为像《魔戒》中的佛罗多和《冰与火之歌》中的琼恩·雪诺一样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形象，金庸则与西方知名奇幻文学作者托尔金、J·K·罗琳、乔治·马丁等人并肩，被誉为“世界的构造者”。

1938年，已经于前一年出版了《霍比特人》的托尔金在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演讲时，提出了“第二世界”这个概念。他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，是“第一世界”，而在想象力与合作欲望的驱使下，人类可以通过艺术手段构建一个幻想中的世界，即“第二世界”。他还提出，“第二世界”虽是主观幻想而来，作者却需要建立合理自治的逻辑系统为之提供支撑，令

(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读博士生)

下图为根据金庸小说《射雕英雄传》改编的同名电视剧



下图，即便不叫时髦的“女子图鉴”，独在异乡奋斗的女性故事从未缺席过，某种程度上，电影《小时代》也能归为此类。



左图，日剧《东京女子图鉴》呈现的是“无闺蜜的世界”，女主角出场是孤独的个体，看不上老家短视的姑娘，参加工作后，联谊活动中更无闺蜜情分，有利用价值则在一起，没有利用价值的，“敌人，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消灭。”



上图，《北京女子图鉴》有真实的部分，女主角总是在更好的生活和更贵的生活间摇摆不定，引发不少“北漂”的共鸣。



右图，英剧《天堂一刻》发生在19世纪，乡下女孩进入了当时英国最大的百货公司天堂百货店当售货员，故事改编自左拉的小说《妇女乐园》，原作背景是法国巴黎。

无论上海、北京、东京或巴黎，“女子图鉴”只是吸睛的包装，剧集内核是一样的——

“外来妹”的故事总也讲不完

陈惊雷

《上海女子图鉴》(以下简称《上图》)二十集播完，算是和《北京女子图鉴》(以下简称《北图》)勾连成为一幅“京沪女子图鉴”。虽然被看作姊妹篇，实际上两者气质相距甚远：一个是将各种套路桥段揉在一起，节奏凌厉；另一部则尝试走细腻风，时不时玩点“内心戏”和文艺腔，节奏慢下来之后，就有急躁的网友表示坐不住。

“女子图鉴”这个名字来自2016年底的日本网络剧《东京女子图鉴》，11集，每集才20多分钟，隔海掀起一阵热潮。网友调侃：“我们可以拍北京上海女子图鉴”，玩笑成真，改编版被某网站拿下，两地拍摄，是为《北图》和《上图》。

有网友说，接下来，应该马上出个《广州女子图鉴》。按前几部“图鉴”的走向，情节大约是这样：乡村出来的女孩梦想到广州打工，通过自身努力，终成女企业家，一起出来打拼的女孩，有的受挫回乡结婚，有的嫁给当地小老板，女主角则与商场上认识的男亦敌亦友亦师……其实这个故事早就有。1991年有部电视剧风靡一时，主题曲人人会哼会唱：杨钰莹的《我不想说》。剧集名更是当年的流行词，叫《外来妹》。不如“女子图鉴”好，毕竟谁也不想被称作“外来妹”，但华丽地去描绘属于自己的“图鉴”，感觉还不错。

过程中，她遭遇职场、情场上的各种磨练、捶打、考验、警醒，最终成为都市人。当然，获得总是伴随着失去，都有代价的。无法变成更好的自己，却在渐渐探索自己需要什么，厌恶什么，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想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，想过什么样的生活。

即便不叫时髦的“女子图鉴”，这群女子的故事也从未缺席过，从《穿Prada的恶魔》到《小时代》，都能归为此类。比如最近一部《苦甜曼哈顿》，被网友戏称为“纽约女子图鉴”，不是没有道理。故事讲述从小镇出来的22岁姑娘到纽约一家知名餐厅打工，“学会应付诱惑，面对蹉跎的生活”，这话可以写在以上任何一部剧的简介里。

每个时代都有这样的女性和这样的故事，英剧有一部叫《天堂一刻》，发生在19世纪，乡下女孩跑去投奔叔叔，进入了全英最大的百货公司天堂百货店当售货员，“面对陌生的大城市，面对工作与爱情，一个乡村女孩如何生存和抉择？而城里的女孩又有什么样的无奈与悲欢？”多提一句，《天堂一刻》改编自左拉的小说《妇女乐园》，原著背景是法国巴黎。

中国成功呈现都市感的影视剧

并不多。《北图》《上图》两部“女子图鉴”有没有呈现出各自的城市感呢？我们看到了主创团队的努力，尤其在一些生活化的经验上。

比如，《北图》女主角刚到北京，寄住在朋友家，两人进入看起来不错的小区大楼，女主角刚想按电梯按钮，被朋友拦下。两人转入安全通道，拾级而下，进了一间“只有一个地方有手机信号”的房间。这个情节确实引发不少观众的共鸣。

《上图》在场景和演员上下功夫。比如，女主角约会男教师，去的是上海私房小餐馆，点的是“四分之一白斩鸡、毛蟹年糕、烤鸭、脆笃鲜，加酒香草头”，标准的上海人家家常菜，男演员袁文康是上海人，说一口地道的沪语。剧中女主角的闺蜜是“标准的上海囡”，演员是上海人金莎。定制西服店也算是上海特色了，饰演老板娘的是上海滑稽剧团的老牌演员胡晴云。

两部“图鉴”大概可以看作镜子，物质世界的镜子，其中有真实的部分，部分的真实，两位女主角都在更好的生活和更贵的生活间摇摆不定。

回看《东京女子图鉴》，东京在都市化的道路上起步更早，1980年代，泡沫经济破灭前，东京已经具备了国际大都市各类特征及问题，日本人对都市人的呈现也更为敏锐和深刻。

仅举一个当今全球常见的都市病：疏离。这是《上图》和《北图》中没有的，创作者甚至为女主角安

排了数个闺蜜、上司、人生导师之类的角色。而《东京女子图鉴》呈现的世界是“无闺蜜的世界”，女主角出场便是孤独的个体，看不上老家短视的姑娘，不愿与她们为伍，参加工作后，联谊活动中更无闺蜜情分，要么是数量上的替补，要么是质量上的陪衬，有利用价值则在安全通道，拾级而下，进了一间“只有一个地方有手机信号”的房间，“敌人，就要想尽一切办法消灭。”配角如走马灯，绝无拖泥带水，前一家公司的同事，不会留到下一家；一起聚餐的朋友，因没有共同话题渐行渐远。不同的阶段交往不同的人，不同的生活圈拥有不同的利益链。

在《东京女子图鉴》里，我们看不到任何值得羡慕的地方，却有刺痛刺心的真实感。这肯定不是一个励志故事，不是一个女人从土气变得时髦，从稚嫩变得成熟，从贫穷变得富有，从不安变得淡定的故事，而是一个女人在都市中努力寻找自己定位和自以为的幸福。亚里士多德说，“幸福属于那些容易感到满足的人”，不幸福的根源恰是“不容易满足”。然而，迫使她继续前行、继续留在都市的恰恰是内心深处无法填平的“不满足”。该剧的结尾是对这种悖论的最好诠释：女主角貌似过上了理想生活，之前看不上男性友人转为男友，她获得了内心的平和，但当在街上看到另一个自己，一个装扮更时髦、男友更优秀、姿态更得意的女性，她再度失衡，滑向了新的欲望轮回。

(作者为影评人)